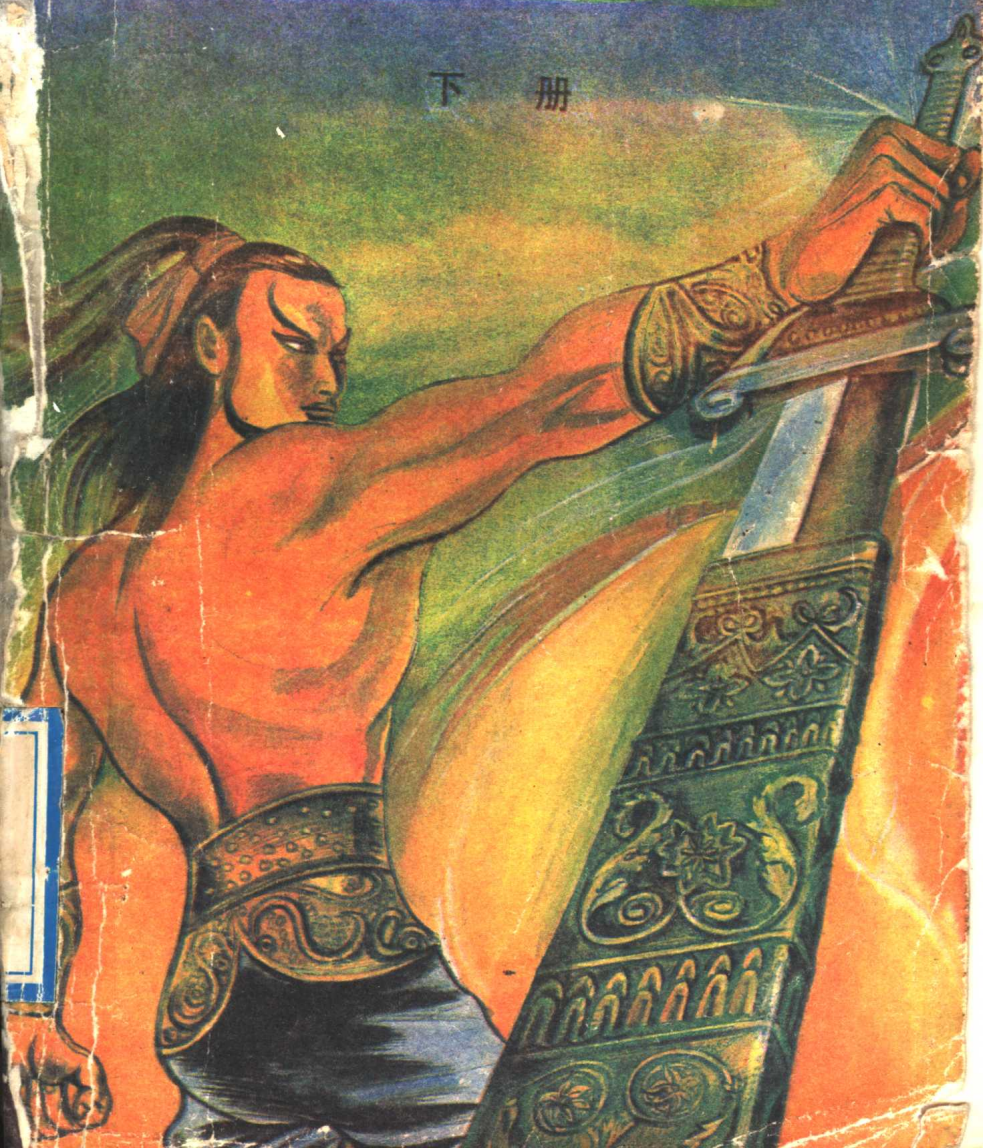


武当七侠

下 册



武 当 七 绝

司马青云 著

下 册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责任编辑：杨灵芝

封面设计：邓龙 刘雁群

插图：永瑞 阿曹

武当七绝（上、中、下）

司马青云 著

出版者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西坎河
东里77号楼底商5号

（邮政编码：100028）

经销者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
印刷者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
开 本 787×1092毫米32开本
字 数 542千字25.125印张22插页
版 次 1991年5月第1版
印 次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0000册
书 号 ISBN 7-80074-466-3/G·86
定 价 12.80元（全套三册）

目 录

十八	勇为护花者 义作郎遵人	509
十九	贡使朝贡品 杀手使杀着	539
二十	误服雪中宝 重蹈武掌门	566
二十一	寻求真相白 直捣逍遥谷	597
二十二	银凤于归日 醉汉闯华海	626
二十三	半人半鬼现 一步一惊心	654
二十四	扑杀傅天帝 饶恕老独孤	675
二十五	当年糊涂事 险铸伦常错	710
二十六	重建三清殿 黑衣人发难	734
二十七	梵音诵不绝 毒钉似飞蝗	755
二十八	枭雄悲末路 饮恨玉皇顶	776

十八 勇为护花者 义作郎遵人

“好，锁喉枪！”无敌哈哈大笑，龙头拐杖飞舞，接十三枪，还一杖，正击在枪杆之上，将那支枪杆断为两截！

云飞扬夺枪取棍，再取刀，然后剑，再配合“飞云纵”飞舞变幻的身法。

无敌从容应付，将云飞扬的兵器一一击飞，挑飞，震飞！

到公孙弘的“九”字出口，云飞扬剑亦脱手，但身上并无任何的损伤。

公孙弘独孤凤只看得目定口呆，其他无敌门的弟子就更加不用说了。

云飞扬剑脱手，双掌护身，一面运起霹雳掌功，一面道：“还有一招！”

无敌面寒如水，道：“我知道。”龙头拐杖往身旁地上一插。

他的面上已没有笑意，神色凝重，云飞扬武功的高强实在大出他意料之外。接说道：“武当派的六绝想不到你已经练到这个地步，难得！”

云飞扬道：“门主的灭绝神功尚未请教。”

无敌冷笑道：“第七绝的天蚕功你也练成了？”

云飞扬脱口道：“没有。”

无敌大笑道：“这你就敢接我的灭绝魔功？”

云飞扬深深的吸了一口气：“请指教！”

无敌的衣衫陡然无风自动，随即鼓起来，公孙弘一声“十”字出口，无敌如龙一样飞腾在半空，赤红的双掌疾击前去！

掌风呼啸，云飞扬刹那已笼罩在掌风下，初生之牛不畏虎，而此前单打独斗，也还没有人是他的对手，只道灭绝魔功虽厉害，拼尽全力应该可以接下来，所以并没有闪避，双掌一翻，疾迎了上去。

独孤凤那边看见，整个人立时紧张起来，她尽管生气，这时候仍然替云飞扬担上了心。

刹那四掌相接，“噗”一下共响，云飞扬疾飞了出去，“呼”地撞在铁门上！

他贴地打了两个滚，以手支地，又站了起来，那张脸已红如喷血，整个身不停在颤抖！

谁都看得出他已经被无敌的内功震伤，公孙弘日月轮一扬，立即奔前，一面大喝道：“让我结果他！”

独孤凤那边迅速窜出，拦在云飞扬面前，接呼道：“爹……”

无敌身形着地，吐了一口气，又稳如泰山应声道：“你要我放过他？”

独孤凤点头，“无论如何，他总算救过我两次。”

公孙弘道：“师妹……”

独孤凤冷笑道：“在武当山下，要不是他，你已经死在管中流的剑下，难道你忘了。”

公孙弘怔在那里，无敌点头，“做人要感恩图报，不能够忘恩负义。”

连无敌也这样，公孙弘就更不敢作声了，无敌接挥手。

“好，云飞扬，你走！”

云飞扬一声不发，转身，铁门同一时大开，他一步跨出，身子猛一栽，眼看就要跌倒，但最终还是站立起来，拖着脚步，往外走去。

独孤凤待要追出，却给无敌一把拦住，公孙弘想了一会，道：“师父，这个人现在武功已经这样，留不得。”

他又待追杀前去，无敌却喝住：“我说放他走就放他走。”

公孙弘不敢追问：“为什么不杀……”

无敌道：“被我的灭绝魔功重伤，仍然能够挺起胸膛走的人并不多，这个云飞扬可以说是一条硬汉，我喜欢这种有骨气的硬汉。”

他接着一声叹息，道：“在收徒弟方面，无敌门到底还是比不上武当派。”

公孙弘一张脸不由红到脖子去。

无敌又叹息道：“可惜……”

独孤凤忍不住追问道：“爹，可惜什么？”

无敌慨叹道：“他硬接我双掌，经脉已尽散，纵然保得性命，以后也是一个废人，一个没有武功的人，亦不足为患，又何必赶尽杀绝？”

公孙弘听到这里，才有了笑容，独孤凤的面色却苍白起来。

云飞扬走得并不快，但终于走出了无敌门。

那道大门方在后面关上，他已经再也支持不住，一口鲜血喷出，跪倒在地上！

他的面刹那竟变得有如金纸一样，黄豆一样的汗珠从额上滚滚流下来，一脸的痛苦之色，他的五脏六腑事实亦如刀割一般。

他挣扎着从怀中取出了侏儒三尺送给他的瓶丹药，咽了下去。

调息了一会，他才再举步，倒下又站起来踉跄着往山下走来。

平日半个时辰就可以去到的市镇，云飞扬差不多两个时辰才到。

黄昏已逝，他扶着人家的墙壁，好容易找到了一间客栈，虽然一身污泥，他身上到底还带着银两，总算租到了一个房间，那个店小二替他打点好一切，才走出房间，云飞扬已支持不住，倒在床上。

到第二天早上店小二再拍门，却没有人回答，推门进去，只见云飞扬倒在地上，口吐鲜血，气息微弱。

店老板听得说赶到来，大吃一惊，只怕人死在店里惹起麻烦，到夜间，暗地吩咐那几个店小二以席子将云飞扬卷起来，抬到荒僻的巷子里放下。

云飞扬一直都没有醒来。

那的确是一条荒僻的巷子，两旁都是废置的屋子，云飞扬倒在那里，若是自己不醒来，后果实在是不堪设想。

雨也就在这时候落下。

风不急，雨也并不大，打湿了巷子凹凸不平的地面，也打湿了那块席子。

凄风苦雨下，云飞扬终于醒转，他恢复意识，已知道是什么一回事。

他挣扎着从席子里爬出来，挣扎着爬向巷外，所剩的就只有一口求生的勇气。

那么多的事情尚未了断，他实在不甘心就此撒手离世。

巷子并不长，他爬到巷口的时候，却已是半炷香的时间之后，他就扶着墙坐起来。

一骑马正从巷外奔过，怒马鲜衣，竟然是峨嵋派的管中流。

云飞扬看不真切，管中流也没有在意，疾驰了过去。

马蹄溅起的泥泞飞溅到云飞扬的面上，云飞扬没有在乎，也不能在乎。

他扶着墙壁站起身子，扶着墙壁往前行也不知走了多久，终于看见了灯光。

那是一户人家的正门，灯笼高悬，四个仆人正在奉主人的命在门前施饭施粥，来领饭的有附近的乞丐，还有附近的穷苦人家。

施饭施粥是善事，那家主人当然是个善心仁肠，来领粥饭的人也很多，但终于一一离开。

那四个仆人方待收拾好余下的粥饭，就看见云飞扬扶着墙壁，踉跄走过来。

云飞扬的确是嗅到饭香走向这边，他昏迷了那么久，又淋了雨水，当真是饥寒交迫。

他已是在半昏迷的状态中，所看见的东西都是朦朦胧胧，听也听不清楚。

他隐隐约约听到那四个仆人在呼唤他过去拿粥吃，可他的手才离开墙壁，身子便倒下，又昏迷过去。

那四个仆人一见，慌忙走前去，七手八脚将云飞扬扶起来。

云飞扬毫无反应，但一探鼻子，仍然有气。

“还有气……”一个仆人叫起来。

“他的样子，不像是坏人，莫不是遇上了强盗，给弄成这个样子？”

“反正老爷整天都想着如何去做好事，我们就扶他进去，再叫老爷找个大夫给他看看。”

四个仆人纷嚷着将云飞扬扶了进去。

灯笼上老大的一个“吕”字，横匾上写的是“吕府”，从外表面看来，那应该是一户官宦人家。

三个时辰之后，云飞扬才再次转醒，侏儒三尺给他的药这时已经发挥功效，他虽然感觉气虚体弱，精神已恢复不少。

他的面色仍有如白纸一样，血污已被洗去衣衫亦换过，卧在一个房间的床上，一个鬓发俱白的老人站在床前，正在看着他。

老人的旁边侍候着两个仆人，看见云飞扬张开眼，一个就嚷道：“醒来了。”

云飞扬看看周围，再看看自己，已明白是怎么回事，翻身便待拜倒，肺腑却一阵刺痛，老人一见忙伸手按住，道：“你重伤未愈，不宜乱动。”

他的气质威严神圣却是慈祥得很，云飞扬喘了口气，道：“这儿是……”

一个仆人道：“是吕府，昨夜你在门前昏倒，幸亏给我们发现。”

另一个仆人道：“这就是我家主人。”

云飞扬目光转向老人，哑声道：“多谢吕老爷相救……”

老人挥手道：“不必多谢，”一顿又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遇上了强盗。”

云飞扬无言点头。

“那些强盗也未免太猖獗了。”老人又说道：“听公子口音，不是这附近人氏吧？”

“在下原籍芜州。”

“那是好地方，我有一个老朋友也是那儿人氏，学问远在我之上。”

云飞扬苦笑：“在下自小离家，恐怕不认识老爷的那位老朋友。”

老人点头，“他淡薄功名，退隐后就更不问世事，你不认识他也不是为怪。”

“尚未请教老爷大名，日后也好得报答。”

“这是小事，你千万不要记挂在心上。”老人微笑。

一个仆人接口道：“我家老爷是前任民部尚书，心地向来都是很好的……”

老人轻喝道：“少开口。”

云飞扬面露疑惑之色，忽问道：“未悉老爷是否就是吕望吕大人？”

老人一怔，道：“你怎会知道老夫的名字？”

“晚辈外公姓云，又名海天。”

老人又一怔，喜出望外的道：“你外公竟就是老夫那个老朋友，太好了。”一顿接问道：“他现在怎样？是否还是当年那样闲着喜欢喝几杯？”

云飞扬面容一暗，道：“晚辈外公已经去世多时了。”

吕望叹息着道：“他的身子以老夫所知一直都很不错，人又豁达，想不到竟然先老夫而去。”

云飞扬垂下头，吕望手按云飞扬肩膀。“你也不用难过，生老病死，人所不免，就留在老夫这儿，先养好伤势再说。”

云飞扬方待拜谢，吕望已又道：“老夫与你外公情同手足，你也就千万不要客气，就当这里是自己的家好了。”想一想，失笑道：“老夫也是老昏了，到现在还未知道贤侄怎样称呼。”

“晚辈云飞扬……”

“哦，贤侄也姓云……”

“晚辈从母姓。”云飞扬苦笑。

吕望察貌辨色，知道其中必有苦衷，并没有追问下去。转吩咐下人道：“阿福赶快去请上官大夫到来，阿昌——”

吕望又吩咐收拾东厢书房；给云飞扬居住，他退隐之前，身居高位，难免也会做一些不太对得住良心的事情，年逾花甲膝下犹虚，总以为就是报应，所以退隐之后，乐善好施，希望积些阴德，就是没有那重关系，一样会收留云飞扬，给他地方休养。现在知道是故人之后，当然爱护有加

了。

云飞扬也就在吕家住下来，这时候也已经发觉经脉尽断，真气不能够提聚，四肢软弱无力，一身武功再也不能够施展。

这在他看来，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可是他虽然难过，并未因此而失去生念。

只是这种生活虽然舒适，与他在武当山做杂役不可同日而语，但他却过得并不快乐。

马停在客栈门前，管中流滚鞍跳下，自有店小二上前来。

那正是云飞扬投宿的客栈，管中流并不是在找云飞扬，对于这个人他虽然刻骨铭心，却没有刻意去打探云飞扬的下落。因为这还不是时候，他败在云飞扬剑下两次，已实在足够了。

他也不是无意经过，是有目的而来，目的却不是这个镇，而是赤砂坪。

“往赤砂坪怎样走？”才坐下，管中流就忙向店小二打听。

“从这里约莫西行二十里。”店小二的神态有些异样，只

因为赤砂坪寸草不生，周围十里，全无人烟。

管中流也没有再问什么。

接连经过几次的挫折，他已经改变了很多，最低限度在吃东西那方面已很随便，不再像以前那样，先要六安七宝将椅桌拭抹干净，然后搬出自己那一套名贵的食具来。

这种改变在他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也只有这样他才能适应眼前的处境。

赤砂坪实在是一个好地方，一望无际，都是砂土，夜间森寒，日间却酷热如火，连鸡蛋也可以烤熟。

像这种地方，当然不能住人。

正是正午，烈日当空。

赤砂坪之前的松木林子外站着五个人，有高有矮有胖有瘦，清一色黄布衣衫，敞开胸膛，手抱雁翎刀。

那种雁翎刀与一般的不大一样，有经验的江湖朋友不难分辨得出，这其实是彭家的五虎断门刀。

抱刀的五个人也就正是彭家五虎，他们显然在等人，但肯定不是管中流。看见管中流走来，都露出诧异之色。

那片松木林子并不大，枝叶也并不茂盛，可是在赤砂坪来说，却已是最舒服的一处所在。

五虎都是站在树影下，眼中有的只是诧异之色，并没有敌意。

他们与管中流都是朋友。

不待管中流走到，他们已迎前，彭金虎试探着道：“管兄，这么巧。”

管中流对五虎倒也客气，抱拳道：“小弟是专诚来找五位的。”一顿，又说道：“小弟到过彭家庄，却说是五位走来了这儿……”。

五虎大感诧异，彭金虎目露警戒之色忙问：“到底什么事？”

管中流道：“小弟前此曾听五位到过回疆，想向五位打听一下到回疆的路线，又应该配用哪些东西？”

彭金虎诧异地道：“管兄怎么要回疆去？”

管中流道：“峨嵋惨遭灭门之祸，小弟只有到回疆暂避一时，顺带寻访一个失落在回疆的长辈，看如何重整门户！”

“原来如此！”彭金虎笑道：“这也简单不费事了，我们就替管兄拟一份详细的地图。”

“有劳之处，小弟……”

“自己兄弟，何必客气？”彭金虎笑接道：“管兄的事也就是我们的事。”

管中流亦自笑道：“既然如此，小弟多谢也不说了。”一停转问道：“听说，五位是约了人在此决斗。”

“不错！”彭金虎仰首向天，“差不多是时间的了。”

管中流有点奇怪的道：“怎么约在这种地方。”

“这是对对方的主意。”

“却不知是什么人，竟敢斗胆挑战贤昆仲？”

“我们也不甚清楚，对方杀了我们三个弟子，与战书同时送来。”彭金虎目光一转。“管兄也来得正是时候，一会就说不定借助管兄一臂之力。”

“言重了。”管中流应道：“彭家乃中原正义之家，小弟又焉能袖手旁观，不过五位一身武功，五虎断门刀法更是刀法中精品，哪里用得到小弟那几小下三脚猫的本领。”

这番话入耳，彭五虎无不诧异，几乎以为是认错了别人当作管中流，在他们的印象中管中流绝不是这样谦虚的人，他们却也立即联想到那是峨嵋派覆亡的影响。

千穿万穿，马屁不穿，管中流那番话也无疑受用得很，彭家五虎顿生好感。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远远传来了一阵歌声，那是女孩子的歌声，非常之悦耳动听，他们却不懂唱的是什么。

“是回族的歌曲！”彭金虎细听之下，面色就凝重起来。

管中流奇怪，脱口问道：“怎么会是听到回族的歌曲？”

彭金虎插口道：“大哥不是说，我们被杀的那三个弟子死状怪异，极有可能是死在回族的武功手法之下！”

彭金虎无言点头。

管中流心头一动。“贤昆仲莫非开罪了回族的什么人？”

彭金虎没有作声，只是眯起眼睛，向歌声来处望去。

歌声是由赤砂坪那边传来的。

烈日之下，赤砂坪的砂土仿佛被烤熟，冒出缕缕白烟，一切看来都有些飘忽，有些怪异。

一个回族装束的女子，一面漫声歌唱，一面向这边走来，白烟中看来有如仙子凌波。

她的面上还蒙着面纱，只露出眼睛以上一截，那双眼睛

明亮如秋水，美丽动人，体态亦窈窕，手中又拿着一支三尺来长的青竹枝，不时拂动几下，就像要将那些白烟拂去。

彭铁虎看在眼里，嘟囔道：“不会就是这个女子娃娃吧。”

彭金虎没有作声，只是看着那个女孩子，一直等到那个女孩子到面前，才问道：“来的是什么人？”

那个女孩在五虎面前两丈处落下脚步，应道：“依贝莎。”她穿的显然是回族的衣服，说的却是汉语。

彭金虎冷冷的道：“依贝莎又是什么意思。”

“只是我的名字。”依贝莎显得很冷静。

“是你杀了我们的弟子，约我们到这里决斗？”彭金虎追问。

“是我。”依贝莎并没有否认。

“为什么？”彭金虎声色俱厉。

“要知道沙漠之星的下落。”

彭家五虎面色齐皆一变，彭金虎冷冷的道：“你到底是哪一个。”

依贝莎淡然应道：“我就是重金托你们护送沙漠之星上京，却给你们偷龙换凤，因而被当天子怪罪服毒自杀的那个回族族长的女儿！”

彭家五虎一面听，面色一面变，管中流一旁听得清楚，以疑惑的目光转向他们，彭金虎一眼瞥见，急叱道：“住口！”

依贝莎接道：“我已经查得很清楚，的确是你们所为！”